



容齋續筆

坤

1卷  
410  
4



門 1 5  
號  
卷



容齋續筆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也。臧氏展氏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臧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撥之以理，則臧公弑，兄奪國，得死於天，願速有後也。以鄭靈公之卒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回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廢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為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埏白好，當優柔不斷之朝，各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

史記卷九

陸廣德但有諫御橋船一事。馬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  
傳稱爲相七年。中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  
劉向傳。宏恭不顯。白連更生下獄。下右傳。韋元成諫。大夫貢。馬與廷  
射難考。劾更生前爲九卿。生與嵩。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  
進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韋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  
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也。免爲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  
餘罪。韋元成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  
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臨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  
傳云。貢馬明。經若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爲天子歷位九卿  
玉帛。出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兇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見寬有重冤繫。按道後韓說。諫曰。  
前吾父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

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爲不上欲誅之。趙充國可上意以爲安世本指  
橐籥筆事。孝武帝時十年。見謂忠謹。宣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  
書於寬。乃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亦以二人之賢。爲諱之邪。  
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爲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軍說餘曰。信乘勝而去。國  
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  
彼前不得。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  
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梁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  
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饒道。以全  
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  
軍武安。西以攻。閑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陞壁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

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古所謂郟都尉者，臣丈故父絳侯家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郟公為拔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郟公者，豈非郟都尉乎？臣丈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然則古於其子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之厚之薄注之？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之之厚，取之生之地為其說甚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之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一，生之之道九而不生，死之之道一而已矣。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其思，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氣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書，氣出蔡地，因以為名焉。

左傳所謂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死於魯，出奔邾，傳告其先實於鑄，且致大蔡焉。曰：氣之死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諸其可，蓋請為先人之後也。實，再拜受。魯侯為己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以吾從，吾亦其寶氣，傷句。地氣所出，以下為信與儲，古信也。句以吾昭伯問內子與吾弟，皆不對。句之意欲使昭伯知其若者，他故者，歸而察之，皆多之，執而戮之，逸奔郟。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卒，為臧氏後。句曰：傷句不祭，欺也。臧氏二事皆以氣故，皆以弟而奪先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与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殛。孔安國傳云：有扈，与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我而少，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与子，故伐啓，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教誅，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

政有危國為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  
本以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志紀錄以遺好古君子  
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為世可  
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歟  
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  
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敬者後欲  
勝我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枉弗敬則不亡枉者滅廢敬者為  
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  
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  
端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反一側

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惟敬口  
口生敬口生順口戕口鯨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誓之銘曰與其  
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極之銘曰  
母曰胡弔其福將然母曰胡害其福將大母曰胡傷其福將長杖之  
銘曰惡年危於急憂惡年失道於嗜欲惡年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  
火滅備容謹戒必共共則義屬之銘曰謹之勞、則富饒至之銘曰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慎、則逸下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  
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履阻以泥之若風將至  
必先搖、雖有重人不能為謀也福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劬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德  
則崩考之銘曰履申之義者之行之善志曰過勇之銘曰造勇造勇  
少向弗忍終身之差予一人所向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改  
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子餘言皆此書傳篇之文也及胡亥趙高

卷之九 九

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純通傳傳文欽注曰愛  
讀作在祀大戴記其此書守荀卿說兵篇敬勝意則古意勝敵則滅  
計勝敵則從敬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書以文約若於丹書謂以丹  
書其死也其各得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罷錯為內史門東出不復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  
太上皇廟垣也丞相中屠嘉問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恐夜  
入宮上獨自憐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直廟垣乃北垣垣且  
又我使為之錯卒死陳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上皇廟地  
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  
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死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  
錯即夷族其實恩恩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多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于羽不用乃亡歸  
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患將誅定河內者  
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  
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末亡已知其  
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死且誅此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南封先至城下  
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城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  
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趨攻  
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趨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趨攻戰疾  
灌嬰傳破秦軍於杜里疾圍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攻佗  
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  
軍所將卒斬楊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

歷下所將平虜將軍將及四十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  
韓信卒斬龍且，之平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擊項籍，陳下所將  
卒斬楊煩將二人，追之東垣，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曹陽下所將卒斬  
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豨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小將十人，傳實傳虜淮陰擊破歷下軍，虜相國魯殘博，虜左  
尉勃擊陸雍，郡高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  
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漢器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  
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籟奧哉。又史記漢器傳書受詔別  
擊楚軍後，受詔將即中騎兵，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楊煩，  
以此六點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獄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  
賜金書以予太后，第薄昭及繫急，昭為言太后，以法文帝，迺得釋。

王恢以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輒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  
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上言於太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赦蚡，蚡者王太  
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強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吏所  
不書者當此一辜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嘆欲盡罷法  
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言法下，憂系師亂起，以為  
更失人心。」安石曰：「苟言有言，乃向經帶，何所為身，是時安石力行新法，  
以為民害，向經帶何能獻忠於母后，可得賢戚里矣，而安石以沮之，  
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性西極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  
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墜崖，百為得免刑誅，幸矣，吾  
何敢私恩而墜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害其為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咎哉。」以此置用  
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御馬正侯，犯殺御宰公若藐，弗能其圍。

人曰吾以劍遇朝云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為因  
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食一毒而受室者其良  
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向所與飲食者則畫富貴也夫賄其所之乃  
之東郭墻間之繫者乞其餘歸告其妻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  
今若此二三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三字結  
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忘少翁  
游水為根栗大云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云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  
言詞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王大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栢梁山人  
嘗壽字神君闔塞北方秦帝神符雲陽美光緱氏城僊人跡太室焉  
歲老又牽狗白雲起封中德里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  
宮五城十二橋凡經千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  
所無為者皆墮誕圖中不待一二論說也又字結庵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  
予遊其家見其故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  
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  
亦方舉進士以札部詩賦為事流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  
相與作為古文又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  
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  
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向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摛裂以相誇尚子美  
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笑之  
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猶子美為於學世不為之時可  
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  
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  
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  
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



不意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云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  
久孝直以韓為宗高時韓之道獨行於世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  
大行於今曰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按百世之大教續  
韓蓋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  
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昉曰子之文章世無此者已二百年矣南以  
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行狀時咸平三年南序韓文云乎讀先生  
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  
文云穆伯長時動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  
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之  
弊為弱皇朝柳仲塗起而廢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通於  
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亦叔從而振之  
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本誌九也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為  
謾死新惟輕功極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書叔向詔鄭子產書曰先王議  
事以制誥之以忠儉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  
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獄哲  
人惟刑也言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自云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傳而勿失亦可矣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秦暴秦之後高帝  
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

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寮或謂徹曰先生之於齊相國拾遺舉過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 漢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大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鄒南為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為重耳後世傳相之官本諸此也

###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大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謀重大將軍有攝宰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乘邪天官丞日星不乘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愛此語之款又如所書臨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古傅鄭尚書御史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煇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薛鳳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圃亦騎等類尚有前史餘味

###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漢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實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

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理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各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重祿，尤錄之不足數，則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以見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苦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以魏證、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度、李絳、李藩、裴度、崔群、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唯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向者聞焉，久不聞問，吾其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乃至連十餘城之守，任曰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

國之事無細大者，當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者，後所移徙，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苦黃菜

吳偉余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曰菜生，工人黃者家有黃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靚，根如鬼目，作芝草，黃菜作平慮草，以為侍芝，即平為平慮，即皆銀印青，後唐五行志中，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黃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予按黃菜即苦黃，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意相類，偉余況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說事如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闕，說以淳曰：并闕其葉，隨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趙師古曰：此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耳端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

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  
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  
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燕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礼古學  
四門律子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率習隸書并國  
語談文字母三蒼尔雅每旬前三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攻  
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母若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  
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通美者也束脩之礼乃於此見之開元  
礼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  
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篋  
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  
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因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  
幸此外何求日月未居舟車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難得歸  
頓首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  
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去原接人未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  
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廿一日忠宣公鄧州分司  
復故秩許歸款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初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  
而均州守權帥河東至於舟車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  
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雖居藁爾小壘而欲送遠兵  
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傲  
策復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為奇者吾得執

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百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玉，愚玉則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不能與我為敵國，慎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質至，首瀕於鐵，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倣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士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藝遂之清澗海，馮異之定閩中，為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流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不可考也。鄭燭之武彊，高從容之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如撫其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某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每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眾五萬，乘桑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眾。徐國朗據海岱，或說之曰：存劉世微者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國朗便迎之，世微至，已有眾數千，國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裴南胤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世微勸南胤引兵取越，恐城郭控府庫，備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徇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負賊之地盡入于我矣。南不能用，高駢之將軍師鋒攻駢乞師於宣物，秦彥公兵至，遂下揚州，師鋒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眾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依之，繼其丘墟，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廣州壽州其皆為之下手，切

恐功名成敗未知可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  
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  
以為此則口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  
攻楊晟於彭州久不可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性  
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  
且出洵虜萬莫乃返曾多中徇之意為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策使  
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洵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  
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  
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即施行之榜至  
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  
與草木俱腐者豈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

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漸萃  
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  
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豫復  
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  
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否睽姤歸妹井艮也  
若以卦象索之則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與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大守先至為卓所憚獨有  
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郡受督於刺史王叡公先  
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乃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叡行使者  
檄殺之以償叡怨南陽大守張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  
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荆  
州乃心王室表行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餘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謬，以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先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瑒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

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慮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入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璵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為永熙，而以為敬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蓋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名是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移將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共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躡藉，悉燒宮殿，官府居室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

驅徙士民毀宮室百旬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  
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豎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  
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  
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  
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  
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為六百四十里也饒  
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  
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也廣賈耽宣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  
外國尤為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  
縣然今虔至潭口饒口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  
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十五則

古鐃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鐃錡鏡鐸也以  
金鐃和鼓鄭氏注云鐃于也圖如確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  
相和賈公彥疏云鐃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齊始與之鐃為  
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殷祚以鐃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  
分圍二尺四寸圖以紫銅色黑如漆其為上有銅馬以繩繫馬令去  
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鐃于以手振  
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解斯微精三禮為  
大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鐃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  
蜀得之皆莫之識微曰此鐃于也宋弗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  
筒持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為宜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  
首而殺其下玉黼亦引段祚所獻為證云今樂府金鐃就鑿於地灌



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鏡一山紋鏡一團花鏡一繫馬鏡一  
乳魚鏡二鳳鏡一虎鏡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  
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叔王墓旁五里山推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  
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鏡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  
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  
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楊縣又  
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  
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是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  
三十五斤皆虎鏡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為之冠小鏡每損缺  
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斲不能湔全然亦可考擊也  
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宣諸翁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  
匠以藥鐸而柵之遂兩々相對若三札回景祐大柴園所畫形製皆  
取東坡志女記始與王鏡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以此而推

於造詞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勢聲甚可恨也正為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鎮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鎮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  
義前人未常用最為古雅相唐登科祀會昌四年及為第進士有孫  
玉汝中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傳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感通十  
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祀景王宗緯書曰有南北史撰陳十  
八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自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忘之者任  
其父名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  
切不能解家惡也為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為外家之訛鑿者則一時  
核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  
融諱皋高錯以礼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皋向其下執

試與及第因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考在丞  
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入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  
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章不得奉見裴  
蒼遠出門去視此事尤為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裴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之而已無何  
仁晦復託之至於三回殷夢歎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  
晦始悟已姓殷夢璋也按宰相世家裴其父名氣從此文與高相類  
且父名喬肅子不得舉進士又各舉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為  
名氣從子不得姓歸入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  
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多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  
不見鄴愛畏太過一父難經于室文紀生論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千人才甚少

詔減十人猶不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  
下奏進士元敏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  
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皆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  
則唐書所云誤矣據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奏節取狀頭  
錯庭議之思謙曰願屬考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  
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曰換士良一紙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  
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求魏我錯曰狀元已  
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方思謙曰早使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  
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至見裴學士思謙曰早使便是  
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紅斜背解明  
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蕊桂枝香然則思謙  
亦疎後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之意以為舉者史謂頗得才實恐未  
盡然先是太和二年錯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仲

立奏停考功別甄試六年侍郎賈鍊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左兵部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  
三品以上在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制授皆委尚書省奏擬  
吏部者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  
吏部尚書李義處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謹  
為侍郎二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  
甚其要而為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中制行一切吏改凡選  
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部尚書云恭惟先  
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同制吳直武選隸於  
吏部兵部編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之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  
掌惟諸如麻軍兵籍及每大祀則書官著者加恩告終有所轄司

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輪象院法物庫儀曹司不過每季郎官一  
從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拔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級品著則由  
禹魏之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一  
為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二為拔尉者十六此外懷  
化歸德大將軍託于司戈執戟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  
元豐中改選人七階系為郎以將軍拔尉為拔行以下諸使至三班  
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屢其望轍方殊亦請改為郎大夫於是以前  
伍廝圉班行此者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  
以處者流觀察復在唐為方伯刺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守豈介  
曹思偉所得原哉此其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評

自古威名之將，蓋世之勳，而晚評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眾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于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孫議從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感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墜孫權計中，子成禽以收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餓凍而退。及思政徙荆州，孝懷孝寬代已，欲舉山東之眾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收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曰：「襄城控帶秦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賴川鄰寇境，又居山川之固，莫若賴兵襄城，而遣長將守賴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為慮。」宇文泰令依獻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為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賴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

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為舉首師之所，至前冬，堅城數日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為王軌所困，欲還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寧讓陷陳將軍事也。」長笑遠略，老史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為周人所執，將士三為皆沒焉。此曰人之過也，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為太子，所存唯睿宗。上畏天戒，恭於誠心，為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月傳位於皇太子，稱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讓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余又遣皇孫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子李亨即皇帝位，尊皇聖帝為太上皇。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楊傑汪荀子

唐楊傑汪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衆而不拂微  
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  
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衆注為庸語而不言其  
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為極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  
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迥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  
士許義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辨  
上悅之曰朕雖非古帝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為  
宰相月餘可致古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  
韓儀所撰曰夢傳義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猶渭濱而載獻臣則周  
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許英賢暗禱鬼神昭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

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細觀而不振弥正古以自多朕知  
其才遂召與諸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  
未得而免亦席為之改容須臾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  
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後者履之先所謂暗禱鬼神昭祈日  
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為相纔半年而羣後眩柳司元魯  
軍制云不為白密之謀苟竊相授之力實因茲幸潛致顯榮亦謂術  
可弭兵學能活國言幸歲密身之賢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猷  
與群論嗚呼昭宗當王室難危之際未知人之明拔朴於棄儻中位  
諸公哀以今視之適足貽後人譏笑斯亦贊謂擇暇聽而拒龜牙越  
之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為第一字不  
能盡言其因是恐為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

綱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刺南鄭及支度  
學田亦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支度兼太府司農出納  
監倉祠祭木炭官市長善九城官亦使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  
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館學士修國史左清太微宮使自  
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亦使以是觀之深可見矣官市之事咸  
謂起於德宗而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相充使也韓云云  
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官市有監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  
給其直正元末以官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相

祖宗朝宰相名為禮絕百僚惟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  
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亦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  
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  
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軍軍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

趙安仁嘗奏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鎰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  
務皆考實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  
密副使從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  
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白崇寧以來乃此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崇之以侍制為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徑拂行第劉  
去席帽涼衫數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為法  
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稱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而省官必  
避其官長而各吏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從  
人以為有所指然以事體揆之從從不避宰相恐為不然亦有所謂  
六辟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編勅諸子或言與宰相相遇於  
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則奏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  
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丞相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若拜者皆相次同學士之儀上階軍大將軍皆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至繼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階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武西至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若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若拜見者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若拜見者改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祗候見宰相亦不若拜回朝上下未成其儀此已而浸廢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白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為僕射上曰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昂以

樞密使寅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為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予者序不索馬及王朴以國信所與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視察使禮送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為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耆而方公自去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別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李公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怡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諫詔皆出於敢言去摛此二詔蓋元祐二日三日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書苗狀云近日論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耆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以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為知言又本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者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

引黃子惠師詞亦然。乾道年，道直範苑，范陳敏步帥詔云：「臣史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小賊將也。冠長索，未失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為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此處為多行淡化的手寫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嫻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出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軒旋大事，視死如歸，則愛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之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中，涼州衆軍揚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趙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為



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為稷湯武  
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  
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臣祖暠謂妻周氏曰：「我  
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  
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妾官中奉養大家，我無歸志也。」祖起，周氏追祖  
坐曰：「觀君舉措，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見示之曰：『  
此兒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之，其母劉牢之  
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向所與同謀者曰：『劉裕  
母尤喜，因為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寔建德故王世充，唐拒之  
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而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故建  
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情者以汴人為  
變，去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臨召大將約東謀，保軍以還，克  
用歸，欲勸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誅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

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  
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  
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皆碎獨不欲不位，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唐莊宗臨斬劉克己，克己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  
事已如此，生復何益？」李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嘗壽春幼子崇  
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  
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公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越年斬  
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為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  
越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  
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其氣尚凛凛者，生意也。魏載於史策，聊表出  
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為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李何之曰：「往矣，我何為計，即奔鄆

考家賞招南山亡年論降群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國中與秦  
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云知有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  
泉所謂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一索學記鼓之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傳水無當  
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為用繫其足則不  
能飛走者以足為用縛其手則不能走學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  
鈍者亦為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有用  
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為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  
矣

龍節風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為文下筆輒成八應制等皆  
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無載龍節風髓判也余載紀事皆瑣尾  
瑣裂且多媒語而判純是當時文格在類似龍節但知堆垛故事而於  
蔽死諸法處不深切殆是為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  
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死請用子  
蔭贖死甲不許判云不與爾室蓋孝猶慰母心為送我歲贖死寧辭  
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易防此之冬情幸夫過盜而犯求殺盜者而為  
之妻或妻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為你婦道有虧誰宜自  
和請若庶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而居喪年老  
毀瘠或水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衰  
情之罔極若子忍之景高有喪景於妻例妻棄責之不伏判云儼  
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練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  
解云若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亞馬為政為用出

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黃達有故人至生之堂下進  
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曰犯感而  
成事張侯終謝於蘇秦景要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舜曰歸矣所從判  
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廉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為三  
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高周不敵敢不盡禮事  
君今番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肯人情合於法意援經  
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錄判亦不能工  
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策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  
士第考功員外郎鷟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  
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為無雙  
而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  
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得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  
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而其實與諸科亦也張九齡以道侔  
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  
宣勞復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典  
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典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  
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  
復存州郡之選慮牧豎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伏飛皆出畿內欲  
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首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  
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  
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者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鯁旋之濤為淵止水之濤為淵流水之濤  
為淵之者九名此要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畫載其句曰鯁旋

之濇為澗止水之濇為澗流水之濇為澗澇水之濇為澗沃水之濇  
為澗決水之濇為澗雍水之濇為澗汧水之濇為澗肥水之濇為澗  
是為九澗也。按爾雅云澇水正出即澇泉也。沃泉下出。決泉正出。澇者  
互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汧。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為所名也。  
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  
已有此書否。細碎蠹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此偶相同。邪淮南  
子有九澇之澗。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吊屈賦。製九澗之神龍。教師  
古曰九澗九旋之川。言至深也。与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詭。蓋孔子嘗物。盜跖漁父則真若  
詭。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及後觀之。得其寔言之  
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

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  
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  
終而味者。勸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蓋矣。故其祭徐君。獻  
文云。爭席滿前。每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之莊周書。第言第  
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  
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餽漿。事數百  
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言。異世同符。而坡公。託不及  
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  
說。若開奕意。脩之而危。言游覽子晉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  
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  
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予案。以此說。坡  
公所謂味者。其然乎。開奕。游覽。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動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登見宋康王王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實將何以教寡人登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  
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登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  
力弗敢擊夫弗敢此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  
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  
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曰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  
反非敢而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學力渠復可  
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  
敢欺也無其志者不愚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始言是以蔽之  
天生對偶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為脆之屬為天生偶對觸數而索  
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記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  
川太守四目光前相公相子人主人公泥肥禾尚瘦晷短夜長  
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為壽十千  
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通天地人送上枇杷本是無愁之樂單問  
蛭蝮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語者如  
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擊而釣而  
不足以及等一羽諺曰德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郡魏大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埽  
王文叔得其一以為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  
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云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可闊  
八寸中為瓢形皆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  
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  
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篆花園無和乃東魏孝靜帝

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姓孫，倘處予為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嗜其是邪？幾九百年，乘隨漢槎，萍而筆鋒，肆其滂葩，倘實實此，以昌我家，銘與和者曰：魏元之東物，脚于鄴，呼其瓦存，亦禪于劫，上林得鴈，獲貯傳笈，玩而銘之，衰淚棲曉，頽如雲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當為池，耕人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窺為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刻缺兩角，猶重十斤，瀉墨如落劑，其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崔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斯制於火，而卒以固水，廟于漢侯，今千載年，何址暨祀，歆而此獨也，存縣，顛之雲曰：若灌池，研為我得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斯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涵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

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於朝，為百賦，猶鬱鬱，若千詩，轉通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較矯雜，蝶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峰負外丞，心跡兩岷，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懸，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口吐空低面，不敢換眼窺，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額底，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換其能，我藝於京師，再屈于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吳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弟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各一篇傳于今，豈非蝶蚓之雜，惟敏連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見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畫，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

音聲者其如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因  
而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  
方日反至如說讀曰悅縣讀曰徐鄉讀曰鄉解讀曰懈與讀曰環又  
讀曰欵雍讀曰壘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艾竟讀曰  
境飭與勅同縣與由同歐與驅同曉與暗同蓋古屬字陸古地字饒  
古餽字韓古奔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初官曰采師  
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  
也稱曰副也廢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回曰謀也耗曰減也率  
曰終也恚曰盡也終曰足也寔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化也承曰長  
也省曰視也仍曰類也疾曰速也比曰類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  
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駭仇恢  
性制陝治晚據藝垣館殿檀醜倅重思俞隼才字亦用切脚皆為可  
道志中所注尤為煩瑣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若相國何

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為董何曹參桓文顏  
固必注為舜桓晉文類函周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  
豈不曉何煩於屬注哉顏曰著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難昧者  
眾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  
所在多有之皆指為堯舜時事編之因經考稽為纂而云居為丘之  
顛玉於馬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著之何可採也  
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墟者宣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初  
中五唐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墟也厥居其中  
廣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為墟  
陶者盡矣舜墟自是遂廢又河之中冷一海島名曰中澤所以限橋  
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為以錢為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

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澤自此遂廢顯者若  
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  
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  
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完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  
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  
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非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  
橐泉橐泉者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方李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考出一時制而末嘗  
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  
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錄皆大理評事充諸  
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錄並爲評事充通判  
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  
八年二百三十九人向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錄授判司  
簿尉未幾世則亦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中評事雍熙二  
年二百五十八人向梁欽以下二十一人得將作丞錄皆推官元年  
二十八人向程宿以下但權知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  
爲守丞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  
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得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



漢擬咸平元年孫權但得防推二年孫璠以下但免選漢自蓋此友  
榜真宗在豫園禮部所放故殺其札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去人  
時作至四十二人詔事為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第放推官軍事判官  
第三甲八十人防園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者可取者乃  
令復試又得洪湛卅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通雅特升正榜第三  
榜元年禮部所放程宿卅二十八人進士董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  
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  
太平興國末至初進士張玄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  
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亦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率例次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

賦以題為韻是也者曰韻者棠蔕賦以至瑞雲朝舞馬賦以奏之天  
廷丹鳳賦以國有豐年春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韻是也者五韻  
者金堂賦以日華川上勳為韻是也者六韻者止水題題人鏡三統  
指帶儀及鰲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蟠日新天宗樂德訓  
曾子諸篇是也者七韻者日在中射已之鶴觀紫極奔五聲聽政諸  
篇是也八韻者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候故能廣祿懷玉日五色  
賦以日熹九華聖符土德征寸珠賦以淨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  
也者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  
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去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  
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意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函簡以遠芳馨人  
德久而絕日月合璧以支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柜以直而能一斯可  
制動為韻是也者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高高宗命傳說之古為韻  
是也者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鈞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大和

以後始以八韵為常廣莊宗時嘗置試進士始為子士承旨盧質以  
后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為湯傾心求道為韻舊例賦韻曰平曰  
側實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詰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因  
朝七年與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  
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猶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置良方正科十人裴均為等首王播次之隔一  
名而裴均為群皇甫鏐繼之云云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  
莫不併度群同為元和宰相而鏐以聚斂賄賂去且三相同時登  
科不可謂幸事分而正不執樞董猶同器若然之充位則是因寵惠  
失以私妨公裴均之賈禮疑以受也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為  
相岐公為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歟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就回函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在印存不妄撰人  
姓名而為云愚思受知南車之政實事簡意必高從海擅荆渚時廣  
儋如孫克憲輩者所編皆刻微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  
期著初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辭兩辭宰相諱之文諱士人  
家小子為忌用熨斗時把席蓋有拽白之嫌燭下字試無誤筆即題  
其後云益無楷改鑿乙泛如右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  
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寫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吃元以東為上儼  
以西為首給舍員外後補多來突突先輩不德而西先輩避位及  
交郭洽春南傑後孫前鄉貢進士大略者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之  
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年亦見其林園一章謂為破疎亦  
甚新

金花帖

唐進士登科者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  
孫傑榜感系所得小紙猶用唐制以素綾為軸貼以金花先列之司  
曰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  
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書曰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  
諱某父諱某私忘某曰然後書狀元孫傑其所記古今同別用高  
四寸綾開二寸書感系二字曰字司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  
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千人曰為一至十四人惟為九名  
劉焯為河南人孫皆貫南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志然不意都人士  
中選者是之多於於方外人寄名託藉以為進取之便耳曰字司  
楊礪李若杜梁欽朱台符皆只為回知舉

物之大小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  
東歲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天地之谷中有一山焉下周旋三萬里

山之中向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各所連若帝使巨鼇十五舉為  
而戴之遂為三番六為崑一交焉而就伯之國者大人等是不盈數  
千而登山者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於是岱與負嶠二山  
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載而六  
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  
里鯨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大虛之所受而莫所不容哉莊子逍遙  
遊者若鯨鵬事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之徒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莊子謂有罔於蝸之左角曰觸氏  
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  
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  
去來故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  
之阿徐以焦螟研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二子長語小如也釋氏摩詰

長者居大宅而容九百萬善薩并師子座二若子之細而能細須弥  
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意而竊之也。以方虛名所不容為說。亦隘  
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  
下莫能載。夏禮小天下莫能破。夏則明白。河漢隔於玉堂。水二氏之  
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女孫為憲  
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曹不復振  
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  
助教。歐陽公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  
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況尔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  
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  
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

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  
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承承恩。郭璞以為有二日之象。  
果至冬而亡。亘靈寶大亨。識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收。蕭棟  
武陵王紀同歲即位。皆為天。以為二人一年而亡。其後皆然。齊文  
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綱亦用此而盡。二  
十三年。或又云。帝叢尔一邦。故非禮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為降死。安  
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帝宣改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為天  
子家。蕭瑄出帝。廣運為軍。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貴。末唐僖宗廣明  
為唐去丑。以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崇賊之禍。欽宗靖康為立十二月。  
康宗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邨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  
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大年

負戈亨字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兩建隆  
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不親開元之義同已而嶠與魏亮正隆相  
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有去天下不時為顛賀表  
云天示命而用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天介載新紀瑞之  
文迨詔至乃為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方武之語故不欲用

十三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  
其穢泄斂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焚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譏  
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  
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  
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安年楚人與吳戰多死棄  
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駙劫園  
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思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

刑燒陳良亦則是古人以焚尸為最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  
之國其親戚死封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儼渠之國其  
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區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  
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美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  
儼渠為吳至與封肉者同言之封音窆

六 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法正歲年以序  
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  
昭穆鄭氏注云大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  
志謂託也史官多書國語所謂鄭書乃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  
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大史令而子長  
以為文吏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且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  
輕也今大史局正星曆卜祝筆所聚其長曰大史局令而秘書省

有古史案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迥異其克  
商解云武王先入通討所在射之三豨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名刺斬  
之以黃鉞懸諸大白高二女既縊又射之三豨擊之以輕呂輕呂斬  
之玄鉞懸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獻入饋于周虜又用  
討于南郊文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追殺之而已付既死何至梟  
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幸尤為淫侈至於  
擄虎二十者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者三麓七百二十者  
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者二貉十者八麋十者六麋  
五十鹿三千五百者二遂征四方凡懲國九十者九國滅廢德者十  
為七千七百七十者九甚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  
所誠如此蓋大言也王今篇皆大有諸侯及曰夷事云唐叔荀叔周

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高公夏  
公立焉曰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祀宋也又言俘高寶玉億者百  
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嶮以肅慎為獲真穉人為穉人  
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搜高句麗為  
高夷所敷穉人前兒若玃猴立行考似小兒良夷在子玃髮身人首  
脂其腹矣之蓋則鳴揚河馬之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  
黃乘黃者似騏皆有角高越海金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  
以齒耳高耳者身若虎豹渠搜以龍犬龍犬者龍犬也龍飛食虎豹  
區陽戎以鬻封鬻封者若燕前後有首鬻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犀雞  
康民以稭苳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康民以其形人身枝踵白  
笑之則上唇高其目食人都郵狄亦北生之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  
秋善芳豷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嶧羊曠羊若羊而四角  
西方之戎曰獨鹿印之距虛犬戎又馬而赤鬣鬣身曰若黃金名古

皇之乘白也北國北國者其華若明以其木為乘終行不敗篇末引  
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四方獻金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  
鞞劍鬻校敵利劍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  
歷珠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馱駘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各所寶  
儀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獻者甚眾服裝詭  
異顏師古請因以示後作王今國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弓不取反  
受其答母為權首將受其答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亦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者  
不善應時改定若丁敬孔常作小文僕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若  
人辭少為也敬孔謂僕何所稱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  
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  
侯巨簿侯出自伯父令昉點正昉因定點字後歎曰後世誰知子定

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效所作文或為人譏訶雖末形之於辭色  
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西漢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免之免  
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思至詔書他人深數責之  
曰省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備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此  
文所以怒吾之友尔豈恤小子輩哉王荆公為鄒公婦銘母夫人蔣  
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  
後云孫七人皆切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  
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固乃猶未副所欲也者所增損辭文  
自有意哉不可改也宜以見遜而求能如是下意者為之此得甲科  
為通判何足以為方丈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  
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同巷之士以為方丈人榮則  
天下者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示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

孫者年二公不喜人之謏其文亦以此

兩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為正月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後下與宋鉞彭蒙田駢亦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不足以治則用術，不足以治則用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不足以則反權，之用則反術，之用則反法，之用則反道，之用則各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者，之治而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



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但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節不相遺，此正治之術也。詳味其言，既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取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年人然之義畢足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者，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亦十二子有宋鉞，而文不顯，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人所謂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條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始，訓以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不足取。後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隱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大障，上挂著燈籠，麻繩拂侍中表，數因盛稱高祖復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單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視正，皇極以

致升平，隨身服用，唯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與以秦闢明皇詔陵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錄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屬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制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德德，而東昏天元叔賢，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為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備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於五、錢皆以聚斂刻削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刺度支，權知大府卿，及度支司鬼，大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刺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以此戶部侍郎刺諸使，因之擇相於是。鹽鐵者使，度支有劉元琚，璣、宏、裴、廷、齡、李、蕞之後，踵相踵遂浸

浸以他中主之權任益重意亦多年皇甫鐔由判及支程昇由衡尉  
卿壇錢使益卒為相公端滿膳不恤也建於宣宗卒由此遂大用馬  
植農休夏後致以塩錢盧商崔元武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瑒以度支  
魏執魏謩皆謹由蔣仲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惟裴度判度  
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省司其職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  
分字縣令者作聰明者謂事體也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  
惡民持刃殺人者衆遂分字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  
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瑄為其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楊衙門凡  
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為字多燥燥而於牌尤為不嚴重  
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支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絕學士大夫巡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者枚顛持危  
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作時則當志身山橋往而不反為門  
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崔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  
諸公有以白取耳偶讀司寇表重集方子方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  
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左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此由間致履  
從昭宗播遷自華章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  
橋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文後甚略云昭宗為劉季述所出  
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克化三年唐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  
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因表  
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矣昭宗實歸克化四年三月華州奏  
方子大師盧知猷年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  
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曠當有散脫者皆當以  
司空之碑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為唐紀十一月駕幸鳳翔宋志

趨長安云武百寮太子方師盧知獻已下出迎又為可說宰相世系表  
知獻生文度而周族曰澹之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身病以此

忘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忘諱鄭氏曰先王死曰為忘為諱禮記王  
制古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曰若子卯惡  
烏路及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鄆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  
伯椒之叔父忌怒也椒曰公事者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  
忘諱之明文漢人表疏以東方朔者不知忘諱之類皆原本旨令世  
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忘諱是也

陳涉不可輕

揚氏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字惡秦末亡  
而先亡吳李軌以為輕用其身而留字非余之運不足為福先適是以  
為禍始多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為棄三國相踵滅亡豈足考

子惡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強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  
鋒者陳勝出於成卒一旦奮發不顧洵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起  
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殲余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  
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後江秦之社稷  
為墟誰之力也且其孫王之初為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  
鮒為博士至為為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  
小者哉漢高帝為之置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為亂  
何邪若乃殺失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為帝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句韓厥

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群臣皆懼乘書荀偃執公召士句之辭不從  
召韓厥之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  
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殺公而不敢以句厥為死豈非畏敬其忠正乎  
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志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

德亦日夜勸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若曰辭向於李世勸世勸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吾唐曰賢之誠見略亦而各有稱述者唐史不書其事殆非所謂蓋潛德之幽光也蓋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至侯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為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迄於漢世往往以視孔子列子載惠卷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各其地而為君無父而為長天下丈夫少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顧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毀賈誼過秦云亦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亦有孔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言不足議而論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為下者正以辟楊

墨耳而若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也禁射同脩身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誠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致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相而臣朱泚至於其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為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將進諸道兵莫有王者秦方在鞠場趨幸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信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者翼者善藝苑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者翼之論一何輕哉至詭坡公為非為謬我多按是時

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進刺之使全欲後通黨則應首及福山與  
此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璫用事全以為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  
筆喻之本每歎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為憶其詳

詩要點按

作詩至百韵用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核者如杜老嘗有詠懷前云滿  
坐涕淚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多盃不共持又  
云笑勅适幸酒華樽逐勝移醜飛白玉卮飲訝卷波遲歸鞅駟馳  
醜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克夜酌嫌醒白蝦醜不飲長山醉一  
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韵各回韵亦有坡垂似伏  
釐崩崖露伏苑之語近於意重

周爾九經

唐正觀中魏澄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  
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

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礼郭嶼書列宰相李穀范  
質判監田敏中銜于後經典據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康室  
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以前而田敏中工部尚書為詳勅自此  
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為五代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礼儀  
礼公羊穀梁四經末有板欲集學官老拔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  
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礼公記皆秘書省  
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礼者秘書省拔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  
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拔書郎周德政書尔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  
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依可以傳遠唯三傳玉皇祐元年方  
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  
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咸字而他處諱皆  
只缺畫過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曰況衛大書為三行而聘運使直史館曹欽叔提點刑獄也因員  
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改作牧監司亦与之雁行也  
家宰法內

周礼天官冢宰其屬有右正實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內宰以臨礼教  
宮以臨礼教九嬖蓋宮中官之長也故曰后夫人之外九嬖世婦女御以  
下皆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礼記內則篇記男女事  
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晉邑

國朝宰相不用晉邑為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為任司空後  
為太子太師經志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為太子  
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  
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三真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  
冀公欽若金邑已過為戶及請為司空卿於街內畫除去後再拜相乃

悉還之湯岐公以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鶴亭趙鼎公以舉官犯  
賊見為侵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今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  
事也王整相元封翼嬖其與欽若同屬欲改適有進回史實予為擬  
進韓回初用有此案方莫如韓梁既播告矣而則定官嗚震武以為真宗故封不  
許用道貶麻為魯能著於封格焉蓋不知富韓公已用之矣是時整相以  
食邑過二萬戶為辭壽皇懷中使不遂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  
合以何施行事理擬定間奏遂以邑戶無上法復奪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多所  
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  
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之所以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曰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此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  
楊子曰應禽子曰出辭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為金者若為之乎曰

為之曰有斯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年為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  
積肌膚以成一毛一毛固一體為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者羅浮山人詩云欲看湘中一尺天吳  
嫩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歎王宰書山水圖歌為得并州快剪刀翦取  
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終亦偶同不失白為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雅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  
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子  
回傳而至于毛公一云子夏傳自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  
服一篇馬融五篇諸儒多為之刊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  
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凡俗通亦云子夏門  
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亦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為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卷尾

容齋讀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勳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  
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周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  
稍堪觀而欲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  
能以大不恭罪及此行必撤屋決牆而出入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  
祥唯恐其夷之不速楊戩李秀創酒物西地所任輝秀李士渙王麟  
毛孝立之徒亦助之茲物供奉大抵類勸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意其  
擾屬禁止之然覆出為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  
知唐世固多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暮宿山下村一老見予喜  
為予開一罇尋香茶及飲畢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斫草十餘人奪  
我席上酒擊我盤中醢至人退後立斂手及如宿中庭有奇樹種來  
三十春吾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以採采送家身屬神策軍三人切

勿語中尉正取思益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為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王鉉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苦政六年雖友人伴食論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情心賊害亦不朝愜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之執政使才由御史按法官超升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按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樞密部侍郎方受告正謝即與知事鄭為簽樞宋樞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按法至為須臾或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遠極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授以正然其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最善任之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持者哂為秦察其奉已愈喜既歷舉京原之諷御史

批擊而頌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賜微敝身此地已不重足但受方師生戒思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日起知宣州李若谷罷秦政或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僕打殺我亦攜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思遂有江州居位之命秦嘗以病福告政府獨有秦亮弼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見上曰余亮弼既棄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問秦退扣余曰比日樞密所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責耳余戲席辭析不復應明日臺評文章改拂為人懷一一日秦在旁開陳頗久遂俯首睦睦秦思如覺殊寢怖上猶慰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前常中秦問曰誦佛典安贊揖至三乃答歸此事堂察詰其語無以對旋禁劾至於責居湯恩退在樞府上偶曰願者所向秦是口所



奏微不令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為然乞向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  
曉何用向他湯思退奏還省見湯已不樂謀去之令其病遂於亡遂  
免考其所為蓋出偃日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也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顏  
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日剝棗解云剝者剝  
其皮而造之所以善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善下反公  
皆不用後從蔣山部或至民家問其為安在曰去檟棗始悟前非即  
具奏乞除去十二字故今本奪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鉅瑟  
兮交鼓箏鐘兮理箏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應笙由康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為比云箏鐘者取二樂考之相應者五奏之既錫板置于  
墳庵一屬竇過而見之曰一本箏作搆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鐘正  
與鉅瑟為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

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鈔仲仲為黃岡尉因考拔上舍往來其  
鄉三進謁然後得見者諸借閱其書士人指索側巨編數十條隨意  
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目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  
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玉香是返竟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  
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  
曰唐中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古后廟見古后妃華所謂目地  
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回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  
生何為沒而為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願其子然紙炬悉焚之  
仲仲初得姑為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求君笑贈士林嗤笑  
剝棗之說得於吳說傳朋箏鐘則慶善自言也詔與初又有傳洪秀  
才注坡詞錫板錫壙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又是何年不能引共道  
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又是何年之句笑怕蕃薇習苦畫鴉黃未就不

能引南部鉅籍如此甚矣

書易脫誤

經典遺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傳千歲，雖有錯謬，由後改漢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与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兩《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平》、《簡》、《二》、《五》、《字》、《脫》、《五》、《二》、《五》、《字》、《簡》、《二》、《二》、《字》、《者》、《脫》、《五》、《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處》、《周》、《易》、《雜》、《卦》、《白》、《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女》、《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過》、《卦》、《則》、《否》、《是》、《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李》、《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過》、《剛》、《也》、《漸》、《女》、《歸》、《特》、《男》、《行》、《也》、《歐》、《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地》、《改》、《云》、《歐》、《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過》、《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理》、《如》

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範》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後《禮記》以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孝乃接。五皇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豈亦有雜入五福之文者？如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俟，有好事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年，好德汝錫之福，是也。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鬼，乃浩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鬼，乃浩大誥曰：四十八字，乃是諸誥合在篇首，周公揮筆之文，或成一篇，五刑之始，正之，自王朝，命周公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王一戒，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曰：日哉，生明，至乎小子，其承厥志，照發及乃，反商改，以訖，終篇，則首尾不紊，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柔由廣崇，丘由儀云，詩毛公為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

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孔云：望入堂下，祭南北而立，柴麥南，該飲  
白華之黍，乃向，魚鴈望由庚，歌南有嘉魚，望崇丘，歌南山有臺，望  
由儀，乃合樂，周南，閔，匪，葛，覃，卷，耳，召南，鵲，采，蘋，采，芣，切，詳，文，素，所  
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鴈，嘉，魚，閔，匪，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  
可，歌，故，以，望，以，之，南，該，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為  
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來，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素，之  
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射，歌，鹿，鳴，下，管，新，宮，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也，按  
左，傳，宋，公，意，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  
陸，德，明，音，云，此，古，篇，蓋，亡，之，詩，周，公，制，礼，用，為，樂，章，必，是，以，揚  
其，曲，孔，子，則，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素，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  
經，刪，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宋，哲，補，亡，六，篇，  
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  
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之，若，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

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紹聖慶壽秋

五聲本五行而徵音廢四濇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有六典所以布  
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  
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  
罷此經諱為世之死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圖史以為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勸廟上書偶讀晁以  
道集與熙河錢鏐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埒者也其後夏  
英公喜功名欲埒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為  
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遂穴以為策以于丞相時丞相  
是謂韓公親王長官者雅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  
埒者也彼木石之志不涉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歐棹似若無能

頗聞有子存實者不可不懼者此書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  
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蓋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  
若通峭所囑之屬免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為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  
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汴河盡覆于  
砥柱三觀開元裴筠繕寫兩都各聚書曰都補山之亂尺簡不藏代  
宗文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昭宗又於  
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  
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父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令其  
子孫不知何在李氏正所苑既富而且闢崇館以延學士大夫亦得  
見之入而下馬直入讀書供宰執以給其日力與眾共利之令其家  
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東宣獻家兼有畢文管楊文莊二

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  
五世於茲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披覽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  
火亦告譴唯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頃自其祖漸之以年遠子孫者唯  
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  
其人則所謂龍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刻今神物系於斯文為斯  
靳也宣和殿太清樓就國御府所儲諸書為析之餘盡歸於焚置  
之秘書者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又公送窮又柳子厚乞巧文皆極揚子雲逐貧賦韓公追尋解撤  
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內篇撤枚乘七發正符撤劉棻美新黃魯直跋  
實後更撤王不測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  
收初學記所載後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伯  
世離俗獨費左鄰崇山右協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義榮相

與群衆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  
加匪惟幼稚嬉戲土山居水近鄰接屋連家恩輕免刑我為輕羅進  
少因德思不受訶久為深密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福不全人皆福  
集我獨藜藿貧乏賤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室為不潔徒行負債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耨露泫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  
遲願答安在職女之為舍女遠窳窳之類爾後我隨輪飛度天舍  
爾登山巖穴隱苑爾後我隨陳彼高閣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後我  
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勸我靜尔休豈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  
復久為貧曰唯之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  
祖崇其明德克作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繼  
其旨憲饗饗之群貧富苟得鄙我先入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  
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囿是用趨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營處  
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慙寒能暑少而習為雲鳥不

或亦壽神仙築石不願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辰人皆怵惕子  
獨真虞書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  
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清不貳過問我則服長  
與尔居終吾厭極貧遂去與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  
紫羅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愈部為說其大意云

澗松山苗

詩外書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  
世在大冲錄史詩曰鬱澗底松靜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  
天條世曹躡高位其後沈下僚地勢侵之然由來非一朝白乐天續  
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為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推為  
藜風摧此何意而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諸意皆出夫  
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遠也

男子運起富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  
載淮南子紀論刻篇云禮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  
未分時俱生於子男起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  
十年立於巳合夫婦故也人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  
寅起女子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  
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隱魯大夫也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知之蘇子  
由作古事始為難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  
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我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  
免非義之謗矣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是  
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

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醴其悲之如是亦應宰我遇禍略無一  
言蓋其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亦語終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  
師在而各出意見談之無復實云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亦  
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後道不  
行故陳成田常鴆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子皮絕祀子皮謂范蠡浮海  
變姓名游齊時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  
我將攻之鴆夷子皮告田常遂弑宰我此說尤為奇稽是以難為由  
田氏為齊禍其不方賢逆也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有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  
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說衆占其一  
而夢為大故周書其書周禮方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籥夢  
三曰咸夢鄭氏以為致夢夏所氏所作籥夢商人所作咸夢者言夢

之皆得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天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  
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寢曰喜曰懼余少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擇而  
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為夢舍萌者猶糴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  
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宜  
王考收人者無無旭能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古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遺奠于方極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  
略者如文魏晉方技猶時有或方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筮市井空  
術所在如林亦多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侯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書以欺人吾取高者吾無我兵而為誅佞人  
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談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虛設此語以與  
指鹿為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觀  
衛拔尉高德儒亦十餘人見之奏以為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  
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  
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纔二年餘蓋唐溫大雅所著創業起居注載  
之不遺書前事故也新唐書方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  
高德儒尤為簡略賴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倭微

唐世朝士倭微玉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倭微添強之數者自宋

天為拔書即作詩曰幸逢方年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與拔在  
秘書得錢為六千月終亦不餘遂使少年心日々常晏如及為翰林  
學士書遷直授為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戶曹等軍既除此職喜  
而言志云云詔授戶曹掾拜禮部郎中恩厚見俱皆笏新婦儼衣中羅  
列為堂下拜慶正訪之宣之車馬乘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  
憂空餽而其所得者亦俸錢四之為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乞請射  
占優缺處固有信筵於此者矣亦未嘗以為是古今異宜而可一樂  
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為翰林學士而云虛吞甘泉之從臣終作美  
教之德鬼道是時尚為解渴水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至  
孫臣曰姓計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此人  
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復依種蠡為首蓋復

聞者姓然者字若有人越但用半策復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  
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字顏師古曰蔡謨誤矣古今人表  
計然列在勇曰亦一名計研班固廣戲研桑心計於名垠即謂此  
耳計然者據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肆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  
見皇覽乃書中經濟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硯研及  
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其名按唐正元中馬摠所述  
意林一書抄載諸子百家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丘濮上人  
姓辛字文子其先魯國之公子也為人內含外狀兒似不及人少  
而明學隱而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歎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  
時遊越海濱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  
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若出於然可見然則源流亦可知引  
范子此書大圖云昌侯進難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云用此書  
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



卷李選注其為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然  
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  
亦十二卷馬摭只載其叙計然及他三事云餘蓋陰陽為數故不取  
則與文子不同李選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  
范蠡問計然者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  
林亦列其書而省若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  
人之款其他所引書如胡叟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  
正郭如信士緯殷其直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著子拙子任奕子魏詡  
子履漢子鄒子孫氏成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微然記悲氏新言表  
淮西書表子白論蘇子陸子張歎析言于子厥子諸葛子陳子梁言  
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叔詩

士方更若跡堪故實為公卿謂子祖舊庵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

多矣漢醫藥弗復飲膳難得自村曠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  
多矣唯屈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  
則舉動為子宜輕若史以為得計又從而誦歌夸詡之者于詩文是  
其一時思慮疎為不審跡名公能人來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唐  
陵人其文崇公葬于其里之澗岡公自為行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  
乃歿居歿其思叔詩序云子自唐陵得請求歿愛其民淳訟簡土厚  
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尔來思叔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  
亦時見於文字乃其意素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叔之作以  
見其善於叔者亦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  
學士忽八年間歸歿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區至於今年  
六十有四免并得歿思叔建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  
十者七篇附三時熙寧三年也公以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遠於  
歿蓋冬歲時信之語及於松楸之恩崇公惟一子年公生甲子皆

為賴人瀕園之上遂年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黃達而墳墓乃隔  
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又不可也若東坡之居宜  
與乃因免汝州居位而玉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然  
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家及葬於眉山云

劉黃下第

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黃對策極言宦官  
之禍、既而裴休李紳才二十二人、中等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  
宿、右常侍卿賈餗、庫部郎中麻藏、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詔、下物論譁然、稱屈、諫官御史劾論奏、執改抑之、李紳曰、劉黃下第、  
我輩登科、能辱厚顏、乃上疏以為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  
有司以黃指切左、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臣所對不及  
黃遠甚、乞因臣所授、以旌黃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  
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願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

不有愧於心乎、黃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紳亦不顯、蓋無敢用之  
也、今狐楚牛僧孺乃能表黃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官人所嫉、誣貶  
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為  
里相逢歎復泣、風巢西隔九重門、及黃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  
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酒  
向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黃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  
為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餅、或標、或符、唐人多稱於詩、然  
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愈子云、宋人有釀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  
為酒甚美、慙懣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慙懣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然必

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觀之  
者言之若褚遂良袁宏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  
甫是也裴晉之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  
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鏐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立既不  
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擢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依倚  
元龜而為慮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  
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  
秦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  
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數倍重偶閱大牛祥符間右常博士許穀著  
吳廣指遺錄所載多謂書未有者其勸鬼策一篇云云吳順茂年中  
差官與收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

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預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  
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鋤宋齊丘時為額外即上策乞  
虛括時價而折納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乘戰爭之所今兵  
革息黎民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乞  
與賦以求之是為教民存本逐末耳是時每匹市價五百有餘而  
百文綿每兩十五有餘齊丘請絹每匹括為一貫七百綿為二貫四百  
綿為四百又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  
錢為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摠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  
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撥筭救火積水尤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  
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而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柘隙  
地日美粟唐自唐歸宋民利子今受其賜齊丘之事莫美徐知誥亟  
聽而行之可謂賢輔也而久固志齊丘傳牛略少書漢治通鑑亦件  
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觀於偏阿之臣乎齊

丘平生在所不海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韵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塩漬之今吾鄉亦有此乃如養耳其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搗皮膚輒作赤腫如瘡傷以証賴其效至苑鴨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是神異故事其年名之義西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云須弥山南面有阎浮提月過於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东坡公登空院詩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為境挂空如水鏡空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矣蛇盤鏡空水交交實相照但取云妄云桂兔蟾俗说皆可屏不用此说其诗在集中

題為和黃秀才頌亭游南海而後之曰海舟舍利山下瑤崇福寺有陶枕江流標曰鑿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陳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鶴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聽鼓左右相舞稱賀玄宗曰我帝笑隋煬帝好祥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白鶴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羅衣素織錦坊等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古要出於好名好名之吳左右從而獻德也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以示外侮家至正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而可以為法其後楊素妃有窺織繡之工奪供祀院者七百人中外事獻器服玩玩嶺南經峯使張九皋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麋九皋加之不翼入為戶部侍郎矣

下從風而靡則皇之始終一何不同也哉

周礼非周公書

周礼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此也昔賢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更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以學之士鄭興及其子泉從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振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筭市官賂貨諸所與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歆例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東唯守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若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書至與詩書均正以作三經新系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其感乎成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古平之蹟迹掃蕩盡字者所見每復全經於是時也乃

欲訓而為之怪知其難也以訓而為之難則又以知夫之政造事進而復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也蓋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兩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財將權兼并救貧既因以足國事之財用也然故雖者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編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為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居北平大書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位尤優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碎曰寧者符傳邪士以馬鞭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五邑任士以謝亭尉此亭尉長其醉乎

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向李廣亭長殺李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古字為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三上山下是為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為連山高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為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用匝於曰晦故名易為周也大族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冬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鍾為地統末之衝丑故為地正高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鍾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此本出廣賈公彦周礼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耳後漢陳寔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為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謀一獲徒一獲流歎人汪煥為弟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收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于臺榭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止之又有一人李雄當主師布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故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棄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託亡不露褒貶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令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檣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集墓誌云李煜時為彭澤之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尔乃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泚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

當此是主臨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禱某為可惜也如  
請康之雅朱昭才教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并所作志錄於  
其子棟乃為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任骰盤唱道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  
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南松所著醉鄉日日三  
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白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  
人勸令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  
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幟令閃盤令  
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獨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空齋續筆卷第十六

